

古今人物論第二十一卷

莆中 鄭賢 元直 輯 岳陽 劉

唐高祖

石晉劉 昫

有隋季年皇圖板蕩荒王燁燎原之焰羣盜發逐鹿之機殄暴
無厭橫流靡救高祖審獨夫之運去知新王之勃興密運雄圖
未伸龍躍而屈已求可汗之援畀詞答李密之書決神機而速
若疾雷驅豪傑而從如偃草洎謳謠允屬揖讓受終刑名大刻
乎煩苛爵位不踰於邁軸由是攫金有恥伏莽知非人懷漢道
之寬平不責高皇之慢罵然而優游失斷浸潤得行誅文靖則
議法不從酬裴寂則尚恩太過姦佞由之貝錦嬖幸得以掇蜂

獻公遂間於申生小白甯懷於召忽一旦兵加愛子矢集申孫
匈奴尋犯于便橋京邑咸憂於左衽不有聖子王業殆哉

高祖贊

宋歐陽修

自古受命之君非有德不王自夏后氏以來始傳以世而有賢
有不肖故其爲世數亦或短或長論者乃謂周自后稷至於文
武積功累仁其來也遠故其爲世尤長然考于世本夏商周皆
出於黃帝夏自鯀以前商自契至於成湯其間寂寥無聞與周
之興異矣而漢亦起於亭長叛亡之徒及其興也有天下皆數
百年而後已由是言之天命豈易知哉然考其終始治亂顧其
功德有厚薄與其制度紀綱所以維持者如何而其後世或寢

以隆昌或遽以壞亂或漸以陵遲或能振而復起或遂至於不
可支持雖各因其勢然有德則興無德則絕豈非所謂天命者
常不顯其符而俾有國者兢兢以自勉耶唐在周隋之際世雖
貴矣然烏有所謂積功累仁之漸而高祖之興亦何異因時而
特起者與雖其有治有亂或絕或微然其有天下年幾三百可
謂盛哉豈非人厭隋亂而蒙德澤繼以太宗之治制度紀綱之
法後世有所憑藉扶持而能永其天命歟

高祖

宋蘓轍

唐高祖起太原其謀發於太宗諸子不與也及克長安誅鋤群
盜天下爲一其功亦出於太宗蓋天心之所賦與人心之所歸

向其在太宗者審矣至立太子高祖以長立建成建成當之不辭於是兄弟卒至大亂夫建成不足言也其咎在高祖其後武氏之亂廢中宗立睿宗以睿宗長子憲爲太子矣及中宗之復睿宗父子皆以王就第韋氏之亂臨淄以兵入討睿宗踐祚而唐室復安又將以長立憲憲辭曰時平先長嫡國亂先有功不如此必且有難敢以死請睿宗從之而後臨淄之位定以太宗之賢而不免于爭奪立宗之賢不逮太宗而晏然受命則憲之讓賢於人遠矣吾嘗論之高祖睿宗皆中主也其欲立長非專其私也以爲立嫡以長古今之正義也謂之正義而不收違胡不考之前世乎太王舍太伯仲雍而立季歷文王舍伯邑考而

立武王而周以之興誠天命之所在而吾無心焉亂何自生雖然太伯奔吳以避王季亦畏亂故耳廢長而立少雖聖賢猶難之玄宗兄弟相安終身無間言焉蓋古今一人而已

李密

劉 昫

當隋政板蕩煬帝荒淫搖動中原遠征遼海內無賢臣以匡國外乏良吏以理民兩京空虛兆庶疲弊李密因民不忍首爲亂階心斷機謀身臨陣敵據鞏洛之口號百萬之師竇建德輩皆效樂推唐公紹以欣戴不亦偉哉及偃師失律猶存麾下數萬衆苟去猜忌疾趨黎陽任世勣爲將臣信魏徵爲謀王成敗之勢或未可知至於天命有歸大事已去比陳涉有餘矣始則稱

首舉義兵終則甘心爲降虜其爲計也不亦危乎又不能委質爲臣竭誠事上竟爲叛者終是狂夫不取伯當之言遂及桃林之禍或以項羽擬之文武器度則有餘剛勇果斷則不及楊素既知密之才幹合爲王之爪牙委之癡兒卒爲謀主覆族之禍其宜也哉

李密贊

宋歐陽修

或稱密似項羽非也羽興五年霸天下密連兵數十百戰不能取東都始立感亂密首勸取關中及自立亦不能鼓而西宜其亡也然禮賢得士乃田橫徒與賢陳涉遠矣噫使密不爲叛其才雄亦不可容於世云

李密

宋范祖禹

晉文公譎而不正孔子譏之當是時李密方圍洛邑高祖乘虛席捲入關密進則前有太原之敵後有東都之師是以聚兵洛口而不能西其勢亦可見矣然則高祖何賴於密而招之以納侮及其自欲爲盟主也又何憚於密而驕之以行詐哉且舉義兵而勸進於叛人非所以爲名也臣以爲此非太宗劉文静之謀必出於高祖與裴寂之徒怯懼之計得已而不得已者也

李密

元尹起莘

世或謂密似項羽先儒固已辨之矣羽雖剽悍猾賊然志在滅秦無復回貳密起兵不爲不久乃與東都迭爲勝負其非羽比

朱三
明其且密前所移檄州郡數煬十罪至是乃反降隋何哉密之
進退無所據矣其敗宜也

評 數密降隋自非豪傑舉動信不足比項羽

劉文靜裴寂

宋歐陽修

應龍之翔雲霧潏然而從震風薄怒萬空不約而號物有自然
相動耳觀二子非有踔越之姿當高祖受命赫然利見於世故
能或翼或從尸天之工云文靜數履軍陷陣以才自進而密專
用私昵顯外者易乘邇者難疏故文靜先被躁妄誅寂後坐妖
言斥誠異夫蕭何曹參矣

劉文靜裴寂

宋張君英

自古佐命之臣皆無心於舊君故志士仁人嘗耻之若裴寂劉
文靜之迹固不在別白然二子皆首爲謀主倡難起義及高祖
登極而裴寂賞賜無極恩寵至厚爵位至重雖有罪惡之迹皆
原而不問文靜出入征伐歲不甯止顧遇既以不厚爵位復又
不崇以妄告厭勝之事而遽加殺戮太宗極力營救而不得免
復籍沒其家且雨露之澤不私萬物仁義之主不枉一人而以
功名重賞士之所競不平致怨古人所戒不知高祖之意於二
子厚薄何其殊也豈非以裴寂始盜隋之宮人密侍高祖之際
文靜嘗以此脇寂故高祖恨之不然何寂之功業智識皆不逮
文靜而高祖遇之獨厚耶以此窺高祖之心是喜裴寂私昵之

愛而恨文靜形之於言故讐之酷也噫嗜欲好色移人之性有如是哉

評 推高祖厚裴寂之故可謂頂門上一鍼矣

王世充竇建德

宋歐陽修

煬帝失德天醜其爲生人顓辜群盜乘之如蝟毛而奮其劇者若李密因黎陽蕭銑始江陵竇建德連河北王世充舉東都皆磨牙搖毒以相噬螫其間亦假仁義禮賢才因之擅王僭帝所謂盜亦有道者本夫孽氣腥焰所以亡隋 唐建德折北不支禍極凶殍乃就殄夷宜哉

竇建德

宋張唐英

建德陷黎陽虜皇妹同安公主及淮安王神通大將軍李世勣
世勣乃逃歸國或勸誅世勣之父建德曰世勣本唐臣逃還本
朝忠臣也其父何罪又舍公主神通於別館以客禮而高之生
令歸國建德之於神通世勣可謂厚恩矣於唐可謂有禮矣及
兵敗俘歸斬於長安世勣等無一言以救建德之死於建德眞
少恩哉或曰建德抗拒王師外爲世充之援若赦而不誅何以
懲天下之惡曰誅之宜也然當此之時群盜擾攘蜂結蟻聚凡
得忠良之士率皆屠滅無有存者建德乃厚禮公主神通又不
誅世勣之父乃姦雄中之仁人也世勣若念其父嘗拘於建德
而卒保首領誠出一言救之設使朝廷不從亦足以報彼不殺

父之恩全於忠孝是非仁人之心哉朝廷既不原情而定罪世
勩等又不能出力以一援其後劉黑闥之徒以誅建德爲戒連
衡復叛擁衆不降八月之中盡復建德故地兵連禍結者復數
年此由失於斬建德而致耳故曰彎弓之鳥難安而黷武之衆
易動刑人之際可不慎乎

建成

宋孫之翰

王者立太子必嫡長者使天下之心有係以止爭奪之患也行
之平世固爲常法若夫大公之世子不賢尚求聖人以傳大位
況長子不賢次子聖乎安得局於常法也唐有天下本秦王之
謀秦王功德之大海內屬望其勢可終爲人臣乎建成自義舉

以來無一事可稱道但以年長使居聖子上至愚者知其不可也雖秦王以當禮爲讓胡不虛其位待天命之歸況受命之初天下未定何汲汲於立太子也善哉甯王憲讓太子之言曰時平則先嫡長國難則歸有功此萬世不易之論也

建成

宋范祖禹

立子以長不以有功以德不以愛古之道也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里克入而見君出見太子而勉之以孝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王魏以輔導東宮爲職當勸建成以孝於高祖友於秦王則儲位安矣秦正有定天下之功高祖苟欲立之能爲太伯不亦善乎且建成既爲太子則國其國也安在於有功乃

使之擊賊以立威結豪傑以自助是導之以爭也禍亂何從而息乎夫以至魏之賢其爲建成謀猶如此況庸人乎

建成

宋范祖禹

建成雖無功太子也太宗雖有功藩王也太子君之貳父之統也而殺之是無君父也立子以長不以功所以重先君之世也故周公不有天下弟雖齊聖不先於兄久矣論者或以太宗殺建成元吉比周公誅管蔡臣竊以爲不然昔者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也則封之管蔡啓商以叛周周公爲相也則誅之其迹不同而其道一也舜知象之將殺已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盡其誠以親愛之而已矣象得罪於舜故封也管蔡流言

於國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後世如有王者不幸而有害兄之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于道也若夫建成元吉豈得罪於天下者乎苟非得罪於天下則殺之者已之私也豈周公之心乎或者又以爲使建成爲太子又輔之以元吉則唐必亡臣曰古之賢人守死而不爲不義者義重於死故也必若爲子不孝爲弟不悌悖天理滅人倫而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故爲唐史者書曰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爲皇太子然則太宗之罪著矣

評 前論建成當爲太伯之讓此論世民不當爲周公遺誅
其罪各有攸當

建成

元尹起莘

唐三百年之基業肇於秦王其當有天下無疑也高祖於是時
蓋召建成明諭以基業所由興之故俾其明白推讓則建成有
讓國之美世民無推刃之慚萬一建成不從則斷以大義封之
遐阻之地世民苦遜則質以至誠察其由衷之言表裡面背始
終無間然後定儲貳之位則父子之道得兄弟之好終君臣之
分定而國家安於磐石惜乎計不出此厥後骨肉相殘爲古今
之大惡悲夫

評 當世須是如此惜高祖慮不能及也

十八學士

明王應選

瀛州之說遠矣自古及今莫不侈之以爲美談彼其十洲三島之勝金馬玉堂之榮吾無暇論獨怪夫太宗所以創茲選者爲未盡也成周之法諸侯歲貢士于天子以當時棧樸菁莪之盛豈假一介之外臣以爲重哉則以握其權焉而已周道既衰諸侯放恣於是天下游說之士鼓橐而交於諸侯故齊宣稷下之會哀然首稱梁園之盛踵其故智談者率以爲口實而不知長天下私交之習不可復禁蓋至於淮南之流藏命作奸植黨以抗君父而禍斯烈矣嗚呼曾以太宗之賢而亦爲此乎夫十八